

# 徐悲鴻外傳

(九)

(本文插圖刊第33頁)

## 臺城月夜樓小羊

● 戚宜君

### 榕城避暑怡然自得

揮汗如雨中，暑假來臨了，南京的夏天是出了名的燥熱難耐，加上臭虫肆虐，擾人清夢，晚上睡不好，白天也就沒精打彩；行有餘力的人，都紛紛前往外地避暑去了，蔣碧微也躍躍欲試，然而到那裏去呢？一時之間尚難以有所決定。

正在舉棋不定的當兒，在福建省政府担任教育廳長的黃孟圭寄來了一封快信，懇切的邀請徐悲鴻到福州作畫，並趁暑假之便，攜夫人暢遊榕城風光。

徐悲鴻欣然應允，越日便帶着蔣碧微、徐伯陽、女傭，還有他的得意門生王臨乙，一行五人先到上海，然後乘招商局輪船由海路前往福州。

老朋友見面，分外親熱，暢談新加坡分手以後的各自狀況，雙方都感到十分愉快。爲了作畫方便，也爲了房舍寬敞，濃蔭四合的教育廳比較涼爽，索性就把徐悲鴻一行人安置在教育廳的後樓上。

歇息了兩天，便開始受託繪製巨幅的「蔡公時被難圖」了。

### 傑作蔡公時受難圖

兩個多月前，北伐軍光復了山東省會濟南，日本帝國主義者竟然橫加干涉，出兵阻撓。隨軍挺進的戰地政務委員蔡公時受命爲外交特派員，率團與日軍交涉，理直氣壯的指斥日本軍閥無理取鬧，日本軍閥惱羞成怒，以慘酷的手段殺害了蔡公時；蔡公時義憤填膺，至死不屈，表現出黃子孫的凜然正氣，也從而激起了中華兒女強烈的憤怒和抗議；這便是「五三慘案」的經過，時在民國十七年（公元一九二八年）五月三日。

爲了畫得生動逼真，徐悲鴻又多方蒐集資料，這才瞭解蔡公時祖籍福州，後來移居江西九江。生來穎慧而純謹，幼時便有濃重的愛國思想，東渡留學日本時加入同盟會，學成歸國後，爲革命奔走不遺餘力。推翻滿清帝國那年他剛好是三十歲，嘗有憑弔黃花岡詩句云：「氣節每於窮處見，功名都在死中求。」終於也以他的熱血和生命，成仁取義，爲「氣節」與「功名」作了最佳的詮釋。

黃孟圭與徐悲鴻仔細考證蔡公時的相貌、體

形、神情、服裝，以及當時的濟南風物，自然少不了日本兵的猙獰模樣；經過將近一個月的努力，完成了使人望之驚心動魄的巨幅油畫傑作，看過的人都爲之熱血沸騰不已，敵愾同仇的心理不禁油然而生。

畫面上是一個四十六歲，身着中山裝，留着兩撇小鬍鬚，勇毅的面對日本人雪亮的刺刀，雖然滿身鮮血淋漓，仍然顯現出一股不屈不撓的肅殺之氣，使得日本軍閥爲之愕然而不知所措。由於徐悲鴻的彩筆塑造，使得蔡公時的人格與精神，復活在千千萬萬人的心目中。

### 畫酬培植兩名高弟

畫剛完成，教育廳的庶務人員便沒頭沒腦的詢問徐悲鴻，應該付他多少酬勞，對一個藝術大師級的人物，這樣直來直往是頗不禮貌的，豈不聞「藝術無價」乎？

徐悲鴻却答道：「酬勞不必談，希望福建省政府給他一個留學生的名額，以便派中大藝術系的一位優秀學生到法國去深造。」

對方立刻爽快的答應了，徐悲鴻立刻寄了一

封快信給中大藝術系的呂斯百，要他作好出國的準備。呂斯百資質聰明，成績優異，驚喜之餘，轉念同窗友好王臨乙就在老師身邊，理應由王臨乙獲得這個機會才對，於是寫信懇切的表達了他讓賢的心意；這封信讓黃孟圭看到了，心中大為感動，索性給了兩個名額，如此一來兩人便雙雙赴法留學了。

呂斯百學油畫，王臨乙學雕塑，他們都很努力，沒有辜負徐悲鴻的期望，後來學成歸國，呂斯百長期担任中大藝術系的教授及系主任，王臨乙成爲著名的雕塑家，也盡瘁於美術教育，培養了不少藝術人才。

「天狗會」的老大謝壽康早已回國，也在中大任教，與徐悲鴻夫婦過從甚密；老二是徐悲鴻，老三是張道藩，老四是邵洵美，也都先後回國。張道藩回國後向政界發展，已經榮任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書了。

自從蔣碧微第一次在德國柏林與張道藩相見以後，她的情影便深印在張道藩的腦海裏，日後，張道藩曾對蔣碧微說：「那天，你站在紅地毯上，風姿綽約，顯得多麼的雍容華貴。啊！那真是一幅絕妙的圖畫。」

後來，張道藩轉學到巴黎，特別是徐悲鴻遠赴新加坡作畫時，張道藩便有許多接近蔣碧微的機會。未幾，在一次聖誕舞會中，張道藩結識了一位名叫素珊的法國女郎，由相戀而訂婚；張道藩回國後，對蔣碧微仍然是念念不忘，爲了脫身計，於是蔣碧微便竭力促成素珊前來中國與張道藩完婚。

民國十七年（公元一九二八年）九月二日，張道藩與素珊在上海滄洲飯店舉行結婚典禮，遠在福州的徐悲鴻與蔣碧微，只有遙遙的爲他們祝福了。

夜來，在月下納涼，徐悲鴻漫道：「三弟結婚也好，不然一個人心裏想着好幾個女人，怎麼消受得了！」

蔣碧微訝然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徐悲鴻答說：「是他自己說的，他還說他很喜欢你呢！」

蔣碧微臉色大變，好在是月光下不易被丈夫察覺，遂幽幽的說：「他怎麼可以這麼說呢？」

看樣子徐悲鴻根本不會懷疑什麼，蔣碧微自然也不能把張道藩對她的情意曝光，只希望有了新娘子管着他，往後彼此之間的交往，總該趨於正常了吧！

### 意外所得返京還債

十個月大的徐伯陽，圓滾滾的身子，吹彈得破的皮膚，稚情嬌態，煞是可愛，徐悲鴻繪畫的間歇當兒，逗弄兒子便是他恢復疲勞的最佳方法。一日午後，伯陽在床上午睡方濃，胖嘟嘟的軀，呈現出一幅無與倫比的嬌憨姿態，徐悲鴻輕呼道：「這不就是可愛的天使嘛！」於是立刻爲伯陽的睡態勾勒了一幅素描，可愛極了，也傳神極了，真箇是神來之筆，也成了徐悲鴻的傳世之作。

畫妥了「蔡公時濟南被難圖」，徐悲鴻又爲黃孟圭畫了一幅油畫肖像，其間也結識了一些地

方人士，遊覽了附近的風景名勝，對於當地的風土民情與軼聞史事，也有了相當的認識。

福州榕樹特多，故有榕城之稱。地當閩江之下游，扼八閩之樞紐，東連滄海，西繞羣山，省城建於閩江北岸，由南門至江濱，市區繁盛，人煙稠密；經由萬壽橋，越過江心之中洲島，再上江南橋，可達南台島，海關及各國使館皆聚於此；海輪可由閩江口溯江而上一百多里，直駛南台島停泊，是我國最早與外國人通商的五個口岸之一。

閩江風景秀麗，水綠山青，歐洲人常以之與萊茵河比美；城內榕樹蔭蔽，街道幽靜，使人發思古之幽情，着實有故都的風味。

福州是東南著名的海河都市，文物璀璨，山明水秀，城內外山特多，寺刹亭臺隨處皆是，園林皆依山而築，曲院迴廊，幽雅宜人，與南門外繁華的市衢，成爲鮮明的對比。

徐悲鴻與蔣碧微徜徉於城市山林，更嘯傲於江心與城西湖上。也曾登臨鼓山之湧泉禪寺，山頂有巨石如鼓，由山脚下循石板道而上，沿途有亭台甚多，寺中大殿可容千人誦經膜拜，單祇是一座明月樓客房，就可供香客千人住宿，寺廟之雄偉壯觀當可想見。

黃孟圭陪同徐悲鴻夫婦在山上住宿一夜，晨曦中的日出，夜晚的閩江漁火，均使人心曠神怡。登上絕頂峯，遠眺城郭如畫，閩江如帶，田園阡陌，風帆隱現，據說天朗氣清之日，還可以隱約看見臺灣的山巒，宛如海上仙山，隱約天際。下得山來，心身舒暢無比，回到城裏時適逢

當地擅於花鳥又兼精於治印的陳子奮舉行展覽，徐悲鴻由教育廳長陪同去參觀，對陳子奮而言真是一項莫大的殊榮。

陳子奮一再請求徐悲鴻指教，徐悲鴻難却盛情，乃說出自己的看法云：「中國繪畫，偏重線條勾勒，你的雙鉤花卉十分精到，而雙鉤技法乃是中國繪畫的本源。中國繪畫不可缺少勾勒，但不可憑空勾勒，必須有實質的對象，同時又須隨着對象的變化，而變化勾勒的技法，千萬不可墨守古人的陳規，務必要使勾勒技法有所發展和創新。」

用現在的話說，徐悲鴻就是要陳子奮多多「寫生」，方可突破瓶頸，進入另外一層意境。好在福州一年四季鮮花不斷，陳子奮對花勾勒，果然大有進益，感奮之餘，後來曾經陸續刻了二十多方印章贈送徐悲鴻。

整個暑假，都在沁涼的福州渡過，秋風送爽之際，徐悲鴻一行離開福州回到南京，福建省教育廳十分感謝徐悲鴻來閩作畫，隨行贈送了三千元酬勞，遂使徐悲鴻回到南京，得以還清了一切的債務。

### 燕京學院三月院長

經由蔡元培的大力推薦，北平藝術學院禮聘徐悲鴻擔任院長，徐悲鴻欣然應命，剛從福州回到南京不久，又立刻束裝北上。

想起十年前，浪跡燕京，前途茫茫，舉棋不定，曾經醉生夢死的跟着人家捧戲子，也曾經歷身於高級知識份子之林；待至歐戰結束，在教育

部支持下，方才攜妻渡過重洋，遠赴法國留學去也。

燕京自遼、金建都以後，元、明、清三代均之以為首善之區，經之營之，早已成為雄偉壯麗，氣象萬千的大都市。華麗莊嚴的紫禁城、珍貴豐富的故宮寶藏、風光旖旎的西苑三海、美不勝收的名園大宅、隨處皆是的名勝古蹟；尤其是令人沉醉的是風土民情，以及悠游自在的生活態度，最是令人懷念不已。

十年前徐悲鴻是由燕京為「起跑點」，在藝術的大道上向前奔馳，如今總算是有了一些許的成就。基於飲水思源之義，此次徐悲鴻欣然應命，多少是抱着一些回饋的心理；更重要的原因，便是燕京的歷代寶藏及藝術氣息對他所產生的巨大吸引力了。

作為一位教授，盡可放言高論，特立獨行，那是你自己的見解主張和風格特色，只要不妨害到社會眾人，大約都不會遭遇太多的排斥及干涉；作為學院的院長，則一切的言行與作為，便直接與許多人息息相關，產生了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及深遠影響，特別是想有所作為的院長尤然。

年甫三十多歲的徐悲鴻，在老於世故燕京人士看來，不過是毛頭小伙子一個。所謂「嘴上無毛，辦事不牢」，這裏是千年帝都，藝術的收藏及認知自不待言，即便是一磚一瓦也都十分考究，徐悲鴻標新立異，一下子想要把傳統的藝術冷藏起來，豈不令人啼笑皆非。

初生之犢不怕虎，徐悲鴻毫無畏懼的與傳統

的藝術展開搏鬥，他強烈的貶斥了那些復古主義者，無情的抨擊了那些毫無生氣，陳陳相因的八股文人畫。他竭力提倡師法造化，不可與現實面脫節，必須吸取一些西方的優秀技法，使之與中國傳統的畫法相結合，才能創造出新穎的、有生氣的，且有真實感的中國繪畫。

環顧故都眾多的藝苑名流，徐悲鴻都少所稱許，惟獨對木匠出身，連小學都不曾讀過的齊白石大為激賞；他認為齊白石的繪畫，不但體現了中國繪畫高度提煉和概括的特點，而且饒有生氣。齊白石是通過了生活中的反復觀察，方才畫出那些栩栩如生的螃蟹、蝦子、蜻蜓和青蛙，惹人憐愛的小雞，色澤濃艷的花卉，充滿鄉土氣息的山水；三筆兩筆，意趣盎然，不落古人窠臼；不以模仿名家為能事，自闢蹊徑，獨成一家，值得為他鼓掌及喝彩。

衆所周知，齊白石命運坎坷，最先受知於樊樊山與陳師曾，雖然如此，數度前往人文薈萃的故都，仍然難有立足之地；在交際場合，只能瑟縮於牆隅，根本沒人理他。有一次名伶梅蘭芳非常禮遇的與他打招呼，幾乎使他感激涕零，事後還曾經畫了一幅「雪中送炭圖」贈給梅伶，並題詩云：「而今淪落長安市，幸有梅郎識姓名。」由此可見齊白石在故都處境之一斑了。

徐悲鴻抵達燕京時，齊白石剛在跨車胡同買了一所房子，然而一般藝文名家仍然羞與為伍；此番領袖藝林的藝術學院院長大力替他揄揚，先是令人驚訝不已，繼而使人愕然，等到徐悲鴻力邀齊白石前往藝術學院授課時，就不禁使人譁然

了。  
大家都說：「鮮事兒年年有，沒有今年多；齊木匠要到大學當教授了，豈不是天大的笑話！」

笑就由你們去笑吧！徐悲鴻才不在乎呢！前後三次親往跨車胡同十五號，去敦請齊白石出山任教。那時齊白石是六十七歲，年齡正好是徐悲鴻的倍數，一老一小在「寄萍堂」上談畫、談詩、談篆刻、談世情，各抒己見，了無顧忌，彼此看法多有不謀而合之處；儘管兩人談得十分投緣，齊白石却始終不肯答應前往北平藝術學院任教。

徐悲鴻一個勁兒的跟他磨菇，齊白石也深感他的知遇盛情，但是實在無法答允；徐悲鴻非要知道不能答應的原因不可，齊白石這才怪不好意思的說出：「第一是不會說官話，一口湖南土話誰聽得懂啊！第二是自己連小學都沒有讀過，如何去教大學生呢？第三是倘若學生們跟我搗蛋，我這樣大歲數了，摔一個筋斗就爬不起來了啊！君子愛人以德，徐先生既然看重在下，似可不必咄咄逼人，何忍把我推向無底的深淵。」

徐悲鴻聽罷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前輩實在是過慮了，學歷不能束縛天才，你在藝術上的卓越成就亦即你的文憑，此事任人皆知，勿庸置疑；至於言語之間的溝通，尤其不成問題，藝術重在心領神會，尤其偏重觀摩，不必多作說明，動筆示範可也；談到學生搗蛋問題，我更可以向你保證，凡是你授課之時，我都全程陪侍，絕不會有人敢有絲毫越禮犯規之處。」

既然如此，齊白石便不得不答應了，一大早天寒地凍，徐悲鴻親自乘馬車前來跨車胡同迎接，課堂裏生起火，齊白石拿起畫筆，巧妙的在宣紙上施展開來，學生們都站在四週摒息凝神，其他的教授也不放棄觀摩的機會；特別是幾位外籍教授，對於中國繪畫的墨分五色，致廣大而盡精微的設色和佈局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徐悲鴻也從而得到了不少收穫。

有一次齊白石在北平藝術學院作畫示範時，唰唰的幾筆，便畫成了一棵大白菜，旁邊又添上了兩隻鮮紅的辣椒，就像是剛從園中採回來的那樣鮮活逼真。並畫上題句云：「牡丹為花之王，荔枝為菜之先，獨不論白菜為菜之王，何也？」就在這一剎那之間，便賦予了畫上之物以驚人的身價；大家都領悟到畫上的題詩或題句，竟然有如此磅礴的氣勢與魔力！

原本徐悲鴻答應齊白石可以不必口頭講授，只作筆下示範即可，後來齊白石有了把握，時而有漫談式的口頭教授，學生們都記下了難得聽聞的經驗傳語。像是：

「畫畫兒要保持在『像』與『不像』之間。太像了就不免變得一目了然，毫無深度可言；太不像就如同是假的一樣，還有什麼意思？」

「不一定刻意的要求『形似』，否則與攝影何異；在不求似中得似，方能顯出神韻。」

「不要死學死仿，我有我法，貴在自然。花未開時色濃，花將謝時色淡。畫梅花不可畫圈，畫圈者匠氣。」

「對一事物未作真實觀察之前絕不輕易下筆

，畫幅上更要多留空白，讓觀者來思索。」  
徐悲鴻不但站在齊白石的一邊，處處加以揄揚，而且還讓他出頭露臉，在態度上尤其十分恭謹而親切；因此，齊白石便由感激不盡，而與徐悲鴻成了莫逆之交及忘年之交，他們之間的感情終身不渝。

一般有頭有臉的藝壇名流，倒沒有受到徐悲鴻應有的禮遇及尊重，對他們而言，無寧就是一種藐視及侮辱；於是誹謗刁難的話語一齊出籠，明槍暗箭一齊射向徐悲鴻，使得北平藝術學院的改革計畫與教育方針，遭到了強烈的質疑和阻撓。有人好心的建議徐悲鴻道：「你的作事主張，理應如此，你的作人態度，何妨略加改進。」徐悲鴻則認為「此番北來是辦教育的，又不是來賣藝的；看不順眼我可以辭職不幹，要我低聲下氣的去侍候人則絕無可能。」遂決定拂袖南歸，前後只幹了三個月的院長。

### 與齊白石惺惺相惜

臨行，到跨車胡同十五號與齊白石話別，齊白石為之黯然神傷；他伏案畫了一幅「月下獨歸圖」送給徐悲鴻留念，畫面上是一位拄杖長袍的老人，在月下踽踽而行，並憂傷的在畫上題詩云：

草廬三顧不容辭，何況雕虫老畫師；  
海上清風明月滿，杖藜扶夢訪徐熙。  
一朝不見令人思，重聚陶然未有期；  
深信人間神鬼力，白皮松外暗風吹。

三個月的北平藝術學院院長，彷彿是一場秋夢，夢醒了沒有留戀，也沒有悲傷；回到南京，仍然在中大藝術系任教，時序已經是民國十七年（公元一九二八年）的年底了。

徐悲鴻翻看着齊白石送給他的石印畫集，覺得印刷得十分粗劣，遂得空向中華書局推薦出版「齊白石畫集」，中華書局頗有興趣，於是徐悲鴻親自編輯，並撰寫序言，正式出版了一巨冊印刷精美的「齊白石畫集」。發行的狀況不差，每年齊白石都可以收到一筆可觀的版稅，但使他迷惑不解的是：「為什麼替我出了畫集，不要我的錢，反而送錢給我呢？而且年年都送個沒完，天下那有這等便宜的事兒啊！」他自言自語的咕噥着，自然對於徐悲鴻的感激也就愈深，而信任也就愈濃了。

齊白石以一個鄉巴佬，一躍而為國際知名的大畫家，當時一般藝苑名流，心中不是味道的情形是不難想像的。齊白石向來不重輪廓與格律，大膽的構圖及設色，以農夫耕田的手法在宣紙上橫塗豎抹，俗不可耐中，竟然產生了靈異拙樸的厚實氣韻，就這樣，齊白石遂成爲「文人畫」的奇葩，振表起敬，令人矚目。

在中國美術史上，徐悲鴻與齊白石兩個人，代表了新舊不同的藝術思想，却以委婉而和諧的方式，在極不相容的狀況下，作了最微妙而完美的調適與契合。

齊白石以深厚的傳統文化基礎，成爲中國文人畫最後的奇葩，對中國古老的繪畫觀念和技法，作了輝煌而可敬的結束；而徐悲鴻既有傳統繪

畫的基礎，更豐富的吸收了西洋的繪畫新知，高唱「中國畫改良論」，全力建立新的繪畫觀念，改進傳統的繪畫技巧；兩人不但沒有齟齬之處，相反的還成爲相知甚深的伙伴，惺惺相惜的道義之交呢！共同爲中國繪畫的前景，開創出一條平坦的坦途。

三個月的北平藝術學院院長，談不上什麼成就，惟一值得徐悲鴻欣慰的，大概就是交到了齊白石這樣一位朋友吧！

### 嬌妻兒女滯留宜興

「小別勝新婚」，徐悲鴻回到南京，三個月未見到蔣碧微，雙方顯得格外親熱。

寒假期間，蔣碧微突然咽喉腫痛，夜裏體溫甚高，用冰毛巾敷額，還嚷着要吃冰淇淋；臘月天氣，徐悲鴻滿街爲嬌妻找冰淇淋，這件事被新聞記者探悉，認爲徐悲鴻與蔣碧微伉儷情深，真是一對神仙夫妻，頂着刺骨的寒風，爲妻子找冰淇淋，這樣的好丈夫，到那裏去找啊？原來是蔣碧微又懷孕了，她每次懷孕都要弄得天翻地覆。

蔣碧微的身體逐漸恢復正常以後，徐悲鴻又開始全心投注在「田橫五百壯士」的繪製工作上。蔣碧微的肚子一天天的膨脹起來，脾氣也一天天的暴躁起來，徐悲鴻儘量留在學校裏，目的是少與妻子見面爲宜。

轉瞬到了民國十八年（公元一九二九年）的暑假，蔣梅笙接受了金陵女子大學文學院的聘書，秋季開學後，蔣碧微的母親也跟着前來南京，病病歪歪的丹麟弟也來了；蔣碧微大着肚子，天

天陪着他們遊覽南京的風景名勝，正值秋高氣爽之際，泛舟玄武湖，閒逛夫子廟，登臨雨花台，隨喜鷄鳴寺，並乘馬車暢遊明故宮。

也許是馬車太過顛簸的緣故，蔣碧微忽然感到腹痛如絞，母親說是動了胎氣，於是連夜送進了鼓樓醫院；拖了兩天才經由手術把胎兒取出，是個不足月的女娃兒，取名麗麗，費了好大的工夫，總算把她養活了，聰明伶俐，活潑可愛，但是徐悲鴻却不大喜歡她。

蔣碧微的父親蔣梅笙在金陵女子大學，但任國文及中國哲學史的課程，住在學校宿舍，母親戴清波與弟弟丹麟同徐悲鴻夫婦擠在一起；丹麟患的是肺病，春間益形嚴重，於是決定送他到牯嶺普仁醫院療養，該地山明水秀，空氣新鮮，必然有助於病體的康復。

民國十九年（公元一九三〇年），對蔣碧微而言真是多事之秋，五月間母親陪同丹麟弟前往廬山牯嶺養病，八月中旬丹麟弟便病逝普仁醫院；當時徐悲鴻與蔣碧微攜帶伯陽及麗麗，正在宜興避暑，住在西汛邊上程氏「雪堂」之中，噩耗傳來，徐悲鴻立刻趕往牯嶺，料理丹麟的喪葬事宜，一切妥當之後，才陪着蔣母戴清波回到了宜興。

這樣一折騰，暑假也就接近尾聲了，徐悲鴻忙着在開學前趕回南京，蔣碧微帶着一兒一女，陪着母親停留在宜興老家。原因是一直侍候父親，終身未嫁的靜娟姑母，此刻正在病中，所以便留在宜興侍疾；拖到十一月初，姑母的病情越發嚴重，蔣梅笙也從南京趕回來照料，延至月中終

於一病不起。

## 長函促歸提出警語

半年裏頭，先是惟一的弟弟丹麟病逝，連最後一面也沒有見著，繼而是從小照顧自己生活起居的姑母，油盡燈乾而一眠不起，蔣碧微心情的悲傷與哀痛是可以想像的。正在天天以淚洗面，等待姑母安葬之際，忽然接到徐悲鴻寄來的一封信，情致綿綿，多方譬解，對於蔣碧微一顆鬱結的心靈，得到了不少寬慰及紓解；惟獨結尾兩句十分怪異，蔣碧微只當成是丈夫在「撒嬌」而已，並沒有看得過份嚴重。那封信是這樣寫的：

丹麟弟性情溫和，努力好學，所編著之「天地間有數文字」，是他多年來廣讀歷代名家名作的文、賦、詞、曲、小說等精緻選輯而成，是稀有的佳作。如今天妬英才，奪其軀體，令人憾恨，但是他的作品，使我們喜愛，他的音容，使我們難忘，對於已逝世的丹麟弟，我們懷念就好，不要傷心。靜娟姑母，終身不嫁，一直侍奉着祖父，孝行感人。她以垂暮之年，老死故鄉，可謂「壽終正寢」。聖賢都會有死，何況凡人？靜娟姑母生前博得親朋鄰里稱讚，死後又有一「孝女」美譽，雖死猶生，可以無憾。我們要化悲傷為孝思，以孝思為孝行，才能告慰靜娟姑母在天之靈。

天地長存，日夜循環，逝者已逝，不能復生。生者雖然悲傷，更應明白來日方長，心存憶念則可，長日憂傷則不必。丹麟弟數月前

天亡，你手足之痛頗深；目前靜娟姑母遠歸道山，你又增多一層悲痛。禍事連連，亦有止期，深切希望你堅強，一定要節哀。

我在中大教課，甚為稱心，生活起居，尚且如意，惟一早一晚，難免有空寂之感。徐教授需要你作陪，你若不快快回南京，他可要愛上別人了。

徐悲鴻的這封信是一個強烈的「警號」，蔣碧微却只當是夫妻之間的戲語。雙方的愛情有堅實的基礎，曾經同甘苦，共患難，如今苦盡甘來，丈夫是名滿華夏的藝術大師，一雙小兒女又是多麼的活潑可愛，真箇是人人稱羨的溫暖家庭，丈夫怎麼可能愛上別人呢？

實在是蔣碧微把愛情看得太過單純，也似乎把人性估量得太過天真，一廂情願的認為徐悲鴻理應感到心滿意足了，事實上却不盡然。尤其是感情豐富的藝術家，生來就具有發覺美好事物的特長，更習慣於不惜工本去捕捉美好的感覺；蔣碧微留在宜興的一大段歲月，不啻是給予徐悲鴻充份的自由，使他有機會到處遊獵，而年方十八歲的女生孫韻君便成為他美麗的獵物。

## 一隻小羊闖將進來

孫韻君是清末名臣孫家鼐的孫女，安徽壽縣人，民國元年生，家學淵源，麗質天生，自幼酷愛藝術，十八歲這年來到南京投考中大藝術系名落孫山，暫時住在姑母家裏，設法成為中大藝術系的旁聽生。

一個旁聽的小女生，徐悲鴻根本不曾注意到

她的存在，最初一年級新生都在畫素描時，徐悲鴻所繪製的巨幅油畫「田橫五百壯士」正在接近完成階段，一顆心常縈繞在畫幅上，在學生們的素描畫架間踱來踱去，心思十分飄忽，亦顯得焦躁不安。

秋風送涼時，「田橫五百壯士」完成了，徐悲鴻一下子輕鬆了起來；這天神情愉悅的為藝術系一年級授課之餘，忽然想要測驗一下這一班新生的繪畫實力，於是不命題，不拘範圍，要每個人自由發揮，各自繪製一幅作品。

每個同學的體材、技法、設色、構圖均各具特色，惟獨有一幅深深的吸引住徐悲鴻的視線；畫面上是夕陽殘照，枯樹農舍，空曠的打穀場邊，一頭小綿羊被繩子拴着，茫然的凝望着遠方，彷彿是在淒涼中有所盼望。

就是那幅並不怎樣成熟的畫幅，激發了徐悲鴻無限悲涼淒愴的感覺，這一夜獨對孤燈，備感孤寂，無限落寞，湧上心頭；再看畫幅角落，纖巧的簽着「孫韻君」的名字，從此，徐悲鴻這位中大藝術系的名教授，開始注意到了這個落第的旁聽小女生，懷着一種迷離的心情，逐步探索她心靈的天地。

孫家原本是宦宦門第，民國初元孫韻君的父親孫傳瑗也曾經在宦海浮沉，後來擔任孫傳芳的機要秘書，孫馨帥開府南京時，孫家也曾風雲一時；國民革命軍擊敗孫傳芳，孫傳瑗一度曾經被捕入獄，孫家遂陷入了悲苦的深淵。孫韻君淚隨言下的說：「我就是那隻小羊，孤單無助的面對一大片空曠的哀傷與寂寥。」

分不清是憐憫或是熱愛，正好蔣碧微遠在宜



與未歸，孫韻君的芳踪便由徐悲鴻的學校畫室，逐步進入了老師的宿舍。

兩人談心、繪畫、互相關懷、郊遊寫生，基於對藝術的熱愛，心靈便自然而然的有了全面的溝通和融洽。徐悲鴻對孫韻君由憐生愛，然而畢竟是師生關係，除了保持一份「禮數」的距離而外，究竟不便於明目張胆的出雙入對，因而出外遊覽之際，多檢人煙稀少的地方留連，像是城外覆舟山上的鷄鳴寺就是他們常去的地方。

鷄鳴寺後的豁蒙樓，居高臨下，由此眺望長

江浩蕩東去，俯瞰玄武湖全景盡收眼底。附近有臺城遺址，係三國時東吳的建業城故址，梁武帝最後被侯景圍困於此而終於餓死，明代曾在此地設置觀象臺，其他尚有白水苑、甘露寺、瑤臺、法輪寺等，由於年代久遠，都已湮沒無存了。儘管別人不把這裏當成遊樂據點，然而徐悲鴻與孫韻君却抱着人棄我取的心理，在破壁殘垣、荒煙蔓草中，能夠獲致無法言傳的快樂。

正值秋高氣爽的季节，徐悲鴻坐在臺城的高崗上，遠眺玄武湖如同一方明鏡，孫韻君侍立一

旁，項間的粉紅色紗巾隨風飄起；這一天他們帶了野餐前來，飽覽江山秀色、暢談繪畫理念，徐悲鴻也曾幽幽的發過一些不着邊際的牢騷，孫韻君則天真而坦誠的表示出她的憧憬和夢想。

兩情相悅，時間飛馳，直至月上山嶺，仍然滯留未歸。明月下徐悲鴻吻了孫韻君，伊人真像是一隻小綿羊似的瑟縮在徐悲鴻的懷裏。這一幕情景令人沒齒難忘，真正是片刻就是永恒，後來徐悲鴻曾經畫了一幅「臺城夜月」，還引起了蔣碧微莫大的誤會呢。

# 故國河山長聯佳句(二十四)

章喜元輯

## 揚州樂善庵

有月即登台，無論春夏秋冬；  
是風皆入座，不分南北東西。

## 玄妙觀七星潭閣

千樹桃花萬年榮；  
半潭秋水一房山。

## 蜀岡艷雪亭

楊柳風來湖未落；  
梧桐葉下雁初飛。

## 小南屏

林外鐘來知寺遠；  
柳邊人歇待船歸。

## 揚州鴛鶴樓

竹里登樓，風引三山不去；  
花間看月，溪流四序如春。

## 鴛鶴樓

檻外山光，歷春夏秋冬，萬千變化，  
都非凡景；  
窗中雲影，任東西南北，去來淡蕩，  
洵是仙居。

## 勝概樓

奇石盡含千古秀；  
春光欲上萬年枝。

## 揚州東城樓

風月天高，樓台地迴；  
雲霞海曙，梅柳江春。

## 揚州趙園戲台

坐客為誰，聽二分明月簫聲，依稀杜牧；  
主人休問，有一管春風詞筆，點綴揚州。

## 雲構亭

山雨樽仍在；  
亭香草不凡。

## 揚州懷仙館

白雲明月偏相識；  
行酒賦詩樂未央。

## 秋思山房

天氣涵竹氣；  
山光滿湖光。